



宋繫太平御覽



153
403
34



13
403
34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

封建部四

德行封

尊賢繼絕封

死王事子孫封

雜名號封

雜恩澤封

漢書曰宣帝以劉德謹重封為陽城侯

又曰邴吉有陰德於孝宣帝微時帝即位眾莫知吉亦不

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御史大夫帝聞將封之會吉病

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存非太子太傅夏侯勝曰

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未獲其

樂而病甚非死也後愈封為博陽侯



奉使封

異域降封

宦者封

漢書曰宣帝以劉德謹重封為陽城侯

又曰邴吉有陰德於孝宣帝微時帝即位眾莫知吉亦不

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御史大夫帝聞將封之會吉病

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存非太子太傅夏侯勝曰

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未獲其

樂而病甚非死也後愈封為博陽侯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所購以贈

八幡中

早稻田圖書

東觀漢記曰建武元年詔曰故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
惇固斷斷無他其心休休焉夫士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則
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
容之間今以茂為大傅封褒德侯賜安車一乘衣一襲金
五百斤

漢書在 漢書曰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逆時霍光金日磾

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

事遺詔封金日磾為柅丁固侯上官桀為安陽侯光為博

陸侯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皆以前捕

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崩忽常在

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

莽莽酖殺忽

漢書在

奉使封

史記曰高祖使劉敬使匈奴還報曰匈奴不可擊此必見

短伏奇兵以爭利上怒械繫敬遂往而厄於白登七日乃

得解還至廣武赦敬封千戶號建信君

漢書曰武帝以校尉張騫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

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

又昭帝以平樂廐監傅介子誅樓蘭王封為宜陽侯

又元帝以甘延壽使西域郵支單于封義成侯

蜀志曰陳震字孝起使吳賀孫權踐祚及到武昌權與震

昇壇歃血還封陽亭侯

尊賢繼絕封

尚書大傳曰武王勝殷箕子走之朝鮮因以封之

禮記郊特牲曰天子存二代之後出尊賢尊賢不過二代

又禮記曰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

史記曰武王克紂以紂子武庚祿父續殷祀使管蔡相之武王崩成王少管蔡疑周公乃與武庚作亂周公以王命誅之命微子開為殷後奉其先祀國于宋至宋王偃立於是齊魏楚伐宋滅之而三分其地

漢書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脩廢舉逸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高祖撥亂日不暇給然猶脩祀六國求聘四皓過魏則壘無忌之墓適趙則封樂毅之後

又曰武帝元狩中復詔御史以鄼二千四百戶封蕭何曾孫慶為鄼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厚也
又曰武帝過洛陽下詔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

又曰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為褒魯侯

又曰元始四年斬翕夏侯嬰陳平張良周勃等一百一十八人紹爵復家

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年封殷紹嘉公為宋公周承休公為衛公十四年封孔子後孔志為褒成侯

魏志曰文帝以議郎孔羨為崇聖侯奉孔子祀
晉中興書曰元帝封孔亭為奉聖侯不食戶邑

又曰元帝詔封魏後曹勵為陳留王
呂氏春秋曰武王勝殷封帝堯之後於犁丘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

死王事子孫封

左傳哀下曰晉荀瑶率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也孤子死設乘

車兩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車服也繫五邑加之五邑也一日兩飾也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隰役在哀國之二十三年也今君命汝以是邑也服車而朝無廢前勞

漢書曰周苛以內史守滎陽罵項羽死高帝封苛子成爲高景侯

又曰酈食其使約諸侯至齊死事高帝封食其子疾爲高梁侯

又曰趙王反內史王捍相建德諫不聽遂燒殺捍等景帝封捍子乘之建德子橫皆爲侯楚王反太傅趙夷吾相張

尚並諫不聽死景帝封夷吾子周尚子居皆爲侯魏志曰鮑信爲濟北相協規太祖身以遇害太祖追錄信

功封子郤音后爲新都亭侯說苑曰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說平原君令盡散家財以饗

上攻秦國平原從其計勇敢三千人皆出從談赴秦軍秦軍爲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爲李侯

異域降封

漢書曰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王降陛下陛下侯之卽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爲列侯亞夫因謝病免相

又曰武帝時匈奴王及太子相都尉以下趙信南越王兄建德等凡三十五人來降並封侯

又曰宣帝時匈奴單于先賢揮音纒等二人降並封侯魏志曰鮮卑軻比能明帝時將其部衆降拜歸義侯

雜恩澤封

太平御覽

漢書曰高后以大謁者張澤勸王諸呂封為建陽侯
 又曰考武以方術封樂大為樂通侯
 又曰宣帝掖庭令張賀有舊恩封賀子彭祖為都陽侯
 又曰王莽居攝安眾侯劉崇與張紹攻宛而敗紹從兄竦
 崇父嘉詣闕自歸竦因嘉作奏奏莽莽大悅太后下詔惟
 嘉父子兄弟雖與崇有屬不敢阿私以千戶封嘉為師禮
 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竦為淑德侯長安人
 為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力戰鬪不如巧為奏
 東觀漢記曰馬防子鉅為常從小侯上欲冠之夜拜為黃
 門侍郎
 華嶠後漢書曰元和元年遂置鴻都學畫孔子及七十二
 弟子像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刺太守入
 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

魯國先賢志曰汶陽鮑氏起於鮑吉吉字利主桓帝初為
 蠡吾侯吉為書師及桓帝立厯位至河南尹詔曰吉與朕
 有龍潛之舊其封西鄉侯宗族以吉勢力至刺史二千石
 者五

雜名號封

漢書曰初高祖微時嘗避事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應劭曰丘
氏女也孟康曰西方謂亡女婿為丘婿丘空也嫂厭叔與
兄亡有嫂也晉灼曰丘大也大婦為冢婦也客來伴為羹盞釜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有羹由是怨
 嫂及立齊岱等王而伯子獨不得侯太上皇以為言高祖
 曰某非敢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
 為潁羹侯
 又曰霍去病以校尉伐匈奴乃封為冠軍侯
 又曰趙破奴以司馬再從驃騎將軍擊匈奴封為從驃騎

侯

東觀漢記曰彭寵奴子密殺寵詣闕降封為不義侯
 魏志曰初平二十年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
 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
 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租與舊列侯關內
 侯凡六等注曰臣松之以為今之虛封蓋自此始也
 搜神記曰張顥為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墮地
 市人撻之隨地化為石顥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
 顥藏之祕府後□□校書東觀奏言曰堯舜時朝有此官
 今天落印宜可復置

宦者封

漢書曰高后大誦者寺人張澤勸王諸呂封建陽侯
 東觀漢記曰孫程為中黃門安帝崩初江京等譖誣太子

廢為濟陰王居西鍾下徵北鄉侯為嗣程等十八人殺江
 京閻顯等立濟陰王為帝以功封程為浮陽侯食萬戶
 又封中黃門王康華容侯王國為酈侯
 續漢書曰呂強為中黃門靈帝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
 強辭讓懇惻帝乃聽之數上書諫諍為中常侍趙忠等所
 譖死
 晉起居注曰惠帝永平元年詔曰中常侍董猛固讓封邑
 其封為武安侯猛前求餘戶封三兄今皆封為亭侯

遜讓

史記曰晉文公賞從亡者未至隱者介之推推亦不言祿
 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縣上山中於是文公環
 縣山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且記吾過以旗善人
 之也

又曰魯連說魏人新垣衍以帝秦之害秦軍爲卻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謝者三曰吾與富貴而屈於人寧貧賤而肆意

戰國策曰趙王以武城封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進之曰鄙說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卽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爲不可今趙王不以文不肖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無伐樹木無廢室屋然趙王悟而知文也僅可使全而歸之

漢書曰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金日磾爲稽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

又曰武帝詔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輕銳之卒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三千戶以千戶封青三子皆爲侯青固辭云皆

諸校尉之力臣青子在纒縲中未有勤勞而受之封非臣待罪行閒以勸士力戰之意

又曰張延壽歷位九卿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延壽白以身無功德何以久堪數上書減戶邑天子以爲有讓迺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

又曰張賀爲掖庭令收養皇曾孫恩甚密皇曾孫卽位是爲宣帝而賀已死欲封其家爲恩德侯其子彭祖小與上同席研書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賀弟安世深辭讓上曰吾自爲掖庭令不爲將軍也安世乃不敢言

東觀漢記曰竇融數辭爵位曰臣有一子質性頑鈍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諸侯之國也因會見詔曰公欲讓職還土今相見不宜論也

又曰永元元年以定策功增封鄧騭三千戶讓不獲遂逃

避使者上疏自陳

又曰劉愷字伯預以當襲父爵封居崇侯讓與弟憲有司奏之侍中賈逵上書陳之和帝詔愷致國於弟遁亡所守弥固乃拜為郎

又曰丁綝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上令各言所樂綝曰昔孫敖教其子受封必求礪确之地綝德薄功微鄉亭可矣上從之為定陵新安鄉侯食千戶

又曰帝欲封樊興置印綬於前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一家數人並受爵土令天下觖望上嘉興之讓不奪其志

又曰封朱祐為高侯邑七千三百戶祐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許也

又曰翟歆字敬子父于以功封臨沮侯歆當嗣爵以母年

老國遠上書辭讓詔許乃賜關內侯

又曰丁綝卒子鴻上書讓國於弟盛既葬乃挂纒絰豕廬而逃

又曰大將軍竇憲封舞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詔曰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北狄朝加封賞固辭不受舅氏舊典並蒙爵土其封憲冠軍侯邑二萬戶

魏志曰田疇從太祖入盧龍塞太祖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答曰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令活已為多矣豈可賣盧龍塞以易賞祿哉獨不愧於心乎太祖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

魏志曰王基拔壽春進封東武侯上疏固辭歸功參佐由是長吏司馬等七人皆侯

又曰司馬宣王誅曹爽進蔣濟封都鄉侯上疏固辭不許

孫盛曰蒔濟之辭邑可謂不負心矣
蔡邕獨斷曰漢摠名諸侯王之子弟封者為諸侯異姓者為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法律家皆曰列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在三公下其次諸侯在九卿下其小國侯以肺腑宿衛親公主子孫墳墓於京師者亦隨時暮見謂之猥諸侯

誅貶

漢書曰高帝子淮南厲王長孝文六年謀反徙蜀至雍死趙王如意趙王恢趙王友為呂后所殺孝景子膠東王自殺孝武子燕王旦廣陵王胥並自殺齊王肥子濟北王興居濟南王辟光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高帝兄子吳王濞弟孫楚王戊並反伏誅淮南王長子安衡山王賜江都王非子建並謀反誅楚王六世孫延壽淮南王曾孫寬並謀

反死武帝子孫侯者凡坐酎金等失侯及誅免者一百九人

又曰陳平薨子何代立坐略人妻弃市國除始平曰我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興

又曰平陽侯曹參六世孫宗坐闖入宮掖門配城且留侯張良子不疑坐謀殺楚內史贖為城且封絕其餘功臣子孫皆罪誅免輒復立嗣

又曰高后封諸呂五人為侯八年九月並誅張澤一人免孝文元年軼侯薄昭自殺景帝魏其侯竇嬰有罪弃市武帝樂通侯欒大斬昭帝安陽侯上官桀桑樂侯安反誅宣帝平丘侯王遷自殺昌永侯田廣明自殺陽成侯田延年盜都內錢自殺元帝樂安侯匡衡免成帝定陵侯淳于長大逆誅宜鄉侯馮參自殺商陽侯薛宣坐不忠孝免哀帝

丁明傅晏丁蒲朱博王嘉傅商鄭崇董賢孫寵息夫躬並
誅免平帝甄豐劉歆爲王莽所殺高陵侯翟方進子宣坐
弟舉兵爲王莽所殺
東觀漢記日光武子楚王英謀反自殺廣陵王荆誼自殺
又曰成德侯朱鮪玄孫杞坐殺人國除昌成侯栢公孫述
坐與楚謀反國除
又曰魏成曾孫純坐許訕國除山桑侯王常孫廣坐楚事
國除利取侯畢尋玄孫守坐奸人妻國除首鄉侯段普曾
孫勝坐殺婢國除夕陽侯邢崇孫之爲賊所盜亡印綬國
除廣平侯吳漢無後國除潁陽侯祭遵無子國除
華嶠後漢書曰傳俊子昌徙封蕪湖侯建初中遭母憂因
上書以國貧不之封乞錢五萬爲關內侯肅宗貶爲關內
侯竟不賜錢

魏志曰曹洪性恠文帝少時求假不稱恨之後犯罪死太
后謂郭后曰今曹洪犯死吾勅帝廢后后泣涕請乃得免
官削爵土

又曰彭城王據坐私遣人詣尚方作禁物削戶二千中山
王袞楚王彪並入朝犯京都禁削縣戶

又曰楚王彪坐王陵同謀延彪都許昌遣御史案驗收治
使自圖乃自殺

又曰黃初三年臨淄侯植監國謁者灌均希旨奏植酒悖
劫脅使者有司奏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爲安鄉侯

後漢書曰崔篆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王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代

唐書曰魏衡妻王氏梓州郫人也武德初薛仁果舊將旁企地侵掠梁部因獲王氏逼而妻之後企地漸強盛衡謀以城應賊企地領衆將趨梁州未至數十里飲酒醉卧王氏取其佩刀斬之攜其首入城賊衆乃散高祖大悅封爲崇義夫人

又曰咸亨中燕山道摠管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大破高麗叛徒於瓠蘆河之西俘獲數千人自是平壤餘衆走投新羅時謹行妻劉氏留在代奴城高麗引靺鞨攻之劉氏擐甲率衆守城久之賊乃退上嘉其功特封爲燕郡夫人又曰鄒保英妻奚氏不知何許人也萬歲通天年中契丹賊李盡忠來寇平州保英時任刺史領兵討擊旣而城孤

援寡勢將欲陷奚氏乃率家僮及城內女丁相助固守賊退所司以聞優制封爲誠節夫人

又曰王君奭上嘗於廣達樓引君奭及妻夏氏設宴賜以帛夏氏亦有戰功故特賞之封爲武威郡夫人

五代史晉史曰鎮州節度使安重榮妻彭城郡夫人劉氏封魯國夫人南陽郡夫人韓氏封陳國夫人重榮立二嫡妻非禮也朝廷並命之亦非制也

郡君

漢書曰武帝尊王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

後漢書曰弘農人宰宣素性佞邪欲取媚於梁冀乃上言大將軍有周公之功今旣封諸子則其妻宜爲邑君詔遂封翼妻孫壽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長公主儀服同藩王

又曰安思閻皇后追尊后母宗爲滎陽君

晉中興書曰肅祖太妃豫章恭惠君荀氏初以微入宮生肅祖中宗以母賤命虞妃母養肅祖而出嫁荀爲馬氏妻太寧元年馬氏無疾而卒肅祖迎母還宮養稱建安君追贈豫章君謚曰恭惠

後魏書曰景明初世追舅氏封外祖母蓋氏爲清河郡君又曰靈太后臨朝以元又妹封又妻新平君後遷馮翊君

漢書曰王太后微時爲金王孫婦生一女在民間蓋諱之

也武帝始立韓嫣白之帝曰何爲不蚤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市直至其門使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牀下扶持出拜帝下車泣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垂涕女亦悲泣帝奉酒前爲

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

爲帝費因賜湯沐邑號脩成君

又曰宣帝賜外祖母號爲博平君以博平蠶吾兩縣戶萬一千爲湯沐邑

范曄後漢書曰靈思何皇后追封父眞爲車騎將軍舞陽宣德侯封后母與爲舞陽君

魏志曰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也母董爲都鄉君追改封父永灌津敬侯世婦董爲常陽君

又曰青龍二年春追謚后兄儼曰安成鄉穆侯封儼世婦劉爲東鄉君又追封逸世婦張爲安喜君

又曰明元郭皇后西平人也齊王卽位尊后爲皇太后封太后母杜爲郟陽君

又曰明悼毛皇后河內人黃初中以遷入東宮明帝時爲

平原王進御有寵出入與同輿輦追封后母夏氏為野王君
 晉書曰太始三年詔曰漢文追崇靈文之號武宣有平原博平之封咸所以奉尊尊之敬廣親親之恩宜追封故衛將軍景侯夫人羊氏為平陽君也
 臧榮緒晉書曰武悼楊皇后廢在金墉城與母高都君龐氏共止高都君臨刑后抱持號叫不食而崩
 晉中興書曰穆皇后庾氏字文君左將軍琛第三女贈琛為車騎將軍母丘氏封安陽縣君從母荀氏永宣縣君
 又曰簡文順皇后王氏字蘭姬驃騎將軍述之再從妹追贈前夫人成氏東豐縣君後夫人成氏東興君
 沈約宋書曰孝穆趙皇后諱安宗下邳僮人也父裔永初二年有司奏裔命婦孫可建昌縣君

又曰孝穆蕭皇后名文壽蘭陵人父卓初與趙裔俱贈金紫光祿大夫又追封封揚縣侯妻下邳趙氏封吳郡壽昌縣君
 唐書曰古玄應妻高氏固守飛狐縣城卒免為突厥所陷下詔曰傾屬默啜攻城咸憂陷沒丈夫固守猶不能堅婦人懷忠不憚流矢由茲感激危城重安如不褒昇何以獎勸古玄應妻可封為徇忠縣君
 又曰衡方厚妻程氏方厚太和中任邕州都督府錄事參軍為招討使董昌齡誣枉殺之方厚妻程氏力不能免乃抑其哀如非冤者昌齡雅不疑慮聽其歸喪程氏故得以徒行詣闕截耳於右銀臺門告夫被殺之冤御史臺鞠之得實諫官亦有章疏故昌齡再授譴逐程氏開成元年降勅曰乃者吏為不道瘡殺爾夫詣闕申冤徒行萬里崎嶇徧畏濱於危亡血誠既昭幽憤果雪雖古之烈婦何以加

焉如聞孤孀無依晝哭待盡俾榮祿養仍錫疏封可武昌縣君
 英雄記曰董卓孫女名白時尚未笄封為渭陽君於郿城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郿者各令乘軒筆簪為白導從之壇上使兄子橫為使者授印綬也
 潘岳宣城宣君誅日行成于已各生於人考終定謚寔曰宣君祝宗蒞事卿相奉引輕車整駕介士列陣鸞輅依容輓車升襯

鄉君

魏志曰卞隆以后父封睢陽鄉侯隆妻王氏為顯陽君追封隆前妻劉氏為仁慎鄉君后親母故也
 又曰甄儼孫女為齊王皇后后父已沒封后母為廣陽鄉

君

晉書曰立皇后楊氏母太原龐氏為安昌鄉君追外曾祖母故司徒王朗夫人夏氏為滎陽鄉君
 晉中興書曰哀靖皇后王氏字穆之司徒左長史濛之女也初為瑯琊王妃哀帝即位拜為皇后追贈父濛金紫光祿大夫封晉安縣侯母愛氏為安國鄉君
 又曰元敬皇后虞氏字孟母濟陽外黃人也祖壽撫軍大將軍掾父豫太傅參軍中宗之為瑯琊王納后為妃豫妻王氏為邢陽縣君從母散騎常侍新野王罕妻為平陽鄉君
 又曰康獻皇后褚氏太傅褒之女封母謝氏為尋陽鄉君又曰成恭皇后杜氏陵陽京兆人也母裴氏為廣德縣高安鄉君賜錢百萬布五百疋

又曰穆章皇后何氏字法倪司空充之女追贈父充光祿大夫封晉興侯母孔氏長樂鄉君
又曰王蘊以后父徵拜金紫光祿大夫封建昌侯母劉氏平樂鄉君

沈約宋書曰武敬臧皇后諱愛親東莞人也父儻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妻高密叔孫氏遷永平鄉君
唐書曰獨孤武都謀叛王世充歸國事覺誅死武都子師仁年始三歲世充以其年幼不殺使禁掌之乳母王氏號蘭英請鬻錯求入保養世充許之蘭英撫育提攜備盡筋力時喪亂年饑人多餓死蘭英扶路乞丐拮拾遇有所得便歸與師仁蘭英唯啖土飲水而已後詐採拾乃竊師仁歸于京師高祖嘉其義下詔曰師仁乳母王氏慈惠有聞撫鞠無倦提攜遺幼背逆歸朝宜有褒隆以錫其號可封

永壽鄉君

錫命附

尚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左傳曰王命尹氏策命晉文公為侯伯錫之大路之服戎路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
左傳曰文元年天王使榮叔來錫公命杜預注曰諸侯即位天子錫以命珪合瑞為信若僖二十八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

又曰襄十四年王使劉定公賜齊靈公命曰昔伯舅太公佑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太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余今命汝環環齊靈公名也茲帥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勳敬之哉無廢朕命纂繼也因昏而加褒顯傳言王
命有功

國語曰襄王使邵伯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卻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卻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無以守邑邑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在予一人乃在盤庚曰國之戚則維汝眾今商書盤庚是也戚善國俗之善則維女眾歸功於下也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逸過罰罪也國俗之不善則維一人是我有過其罪當如是則長眾使人不可不慎人之所急在大事大在我也先王知大事之必以眾濟故被除其心以和惠人拂也考中度衷以蒞之蒞臨考中省己之中心以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義宜庶眾孚信當制被除其心精也精潔考中度衷忠也忠恕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眾使人之道非精不利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

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內外之賂背外不與秦地背虐內不與里丕田也其處者弃其信虐其處者殺不敬王命弃其禮施其所惡弃其忠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无以事以惡實心弃其精實四者皆弃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四者精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月以敬人事禮天子以春分朝諸侯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人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中庭之位門屏之間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其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為贄幣瑞節以鎮之為班爵貴賤以別之為令聞嘉譽以聲之猶有散遷懈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蠻夷之國有斧鉞刀墨之人而況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嗣也躋躋怵惕保位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隣凌其人而卑

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摯拜不稽首誣其王摯
替無鐘誣王無人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
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鐘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
不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
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無胄秦人殺于金子公金子公甥
御芮之字

又曰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錫晉文公命上卿送於
培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宮設
桑主布机筵太宰蒞之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冕服
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
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
其君必霸逆王命苟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成禮義德
之則德以道諸侯必歸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忠所以

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
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
偷節度不攜若人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
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三服義仁也守法不淫信也行
禮不疾義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
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
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惠后惠王之后襄王繼母陳嬀有寵生子帶將立子帶未及而卒子帶奔齊王復之又通于襄王之后隗氏王竊隗氏周大夫類叔桃子奉子帶以翟師伐周王出適鄭鄭于汜事在魯僖二十四年晉侯納之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二十一年以諸
侯朝于衡雍且獻楚捷遂為踐土之盟於是乎始霸
范曄後漢書曰董昭等欲共進曹操爵國公九錫備物密
以訪荀彧彧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勳庸崇著
猶稟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寢操心不

能平會南征孫權或勞軍于譙表留或
晉中興書曰烈宗冲幼栢温威震内外人情尊沓牙生同
異謝安與王坦之盡忠匡翼温諷朝廷欲為九錫使驍騎
將軍表宏具草時温已病篤宏以呈安安視輒云不好更
改之使弥歷旬日至于温薨錫命遂寢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

封建部舉論

敘封建

史記子男伯三字脫 勤勞也也字脫 又善說本書說
下有哉字 漢書中人人字脫 東觀漢記地多多字脫
百官表注上中之閒當有士字 表子又曰匹夫匹字
脫 白虎通又曰及中國及作乃據本書改 附世本書
無附字 又下內爵內作為 章善明理章理二字脫

禮含文嘉王制及孝經援神契皆白虎通所引三書當合
為一條但今白虎通不舉孝經援神契目 王制子男乎
乎字衍 孝經援神契所潤雲雨同周禮疏潤作聞無雲
雨字 史記趙救作救之據本書改 商君書不急不字
脫 說苑一蛇者乾以下九字脫舟之僑舟字闕並據本

書補

異姓王封

漢書又曰從入從作於北齊書以父父字脫據本書補

欲射使者射作刺據本書改

魏志志字脫

子封

齊書其虬其字脫據本書補環濟要略子獨獨疑猶訛

恤下恤作栖

同姓封

史記又曰蔡叔既遷叔字脫今補漢書又曰廣陵王胥子胥子倒今改晉起居注又曰討楊駿討上當有以字晉百官名紹弟弟上當有皇字陳留風俗傳桐葉上

有脫文

外戚封

東觀漢記美亭清本美作夔王隱晉書龐為龐下當有

氏字

功臣封

史記又曰並為晉卿並上當有文又弟平公公字脫今

補又而秦而作為漢書瑕丘丘下當有公字又因

鄂因字脫據本書補東觀漢記又曰封諸封作付據後

漢書改曰封後漢書曰作即日後漢書兩墮兩作兩

魏志又曰削爵土爵土二字脫據本書補又謀功本

書同按謀當作計又吾焉能清本焉能作甚急本書同

又之衆衆下當有文又所鎮清本鎮作願又又西兵

西字脫據本書補兵勢本書作東征之勢王隱晉書

又曰策策下當有功字 開府開字脫據晉書補 頻繁
清本作辭義 晉中興書觀寧晉書作觀陽 又討郭默
功下當有封公若封侯字 晉起居注方策策疑策誤
會稽典錄下日逐二字衍漢書無 以西西字脫據漢
書補 華陽國志范自本書自作目 度沔縣沔作汗據
本書改

奉使封

史記遂往遂作必據本書改

尊賢繼絕封

禮記郊特牲下尊賢二字脫據本書補

死王事子孫封

漢書又曰乘之本書乘作棄 魏志協規規作視據本書

改

雜恩澤封

漢書又曰奏莽奏字脫以意補

雜名號封

漢書齊岱岱當作代 搜神記後下二字空闕清本作行

字

宦者封

東觀漢記食萬戶食字脫今補 又華容上當有為字

遜讓

東觀漢記縵經經作結 魏志猶欲本書上有固讓之言

此皆節略則猶字無謂當刪 蔡邕獨斷優盛盛字脫

宿衛衛作公 時謂之並脫

誅貶

漢書楚王戊王戊二字脫今補 漢書又曰反誅反上當

太平御覽

舉義

三

有謀字 樂安侯侯字脫據本書補 東觀漢記廣陵王
荆誼後漢書無誼字 又立孫杞清本杞作祀 桓公有
誤 又孫之清本之下有孫字 因上書因作固因固多
誤今以意改 魏志又曰許昌許字脫
夫人
唐書逼而逼作通今改

縣君

後漢書母與本書與作典清本與字無 魏志又曰安喜
君喜作嘉 又為皇為字脫今補 晉書曰晉書作又今
改 臧榮緒晉書共止共止有脫誤 晉中興書又曰蘭
姬姬作始據晉書改 宋書趙裔趙字及追封封陽縣侯
七字脫略今照本書補足
鄉君

宋書愛親親字闕據本書補

錫命

國語為贄一句脫 又曰王命冕服本書冕上有命字
注桃子桃作姚據本書改

封建部覆校舉謫

異姓王封 漢書漢大王大王誤倒 外戚封 漢書傳
氏傳誤傳

氏以鳥名官何故少皞金天氏黃帝子己姓之 郊子曰吾

祖也我知之昔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黃帝軒

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為

火師而火名神農姜姓之祖也 共工氏以水紀故為

水師而水名共工以諸侯事名官也 共工氏以水紀故為

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太皞伏羲氏風姓之祖也 我高祖

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自顓

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之師而命以民事則為

不能故也公羊傳二十六年八月十一日

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三百六

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

時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

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宅 寅賓出日平秩東作使敬導出日

務農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羲叔居治南方之官 平秩南

訛訛化也 平秩西方化育之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

居治西方 寅饒納日平秩西成饒送也 西方萬物成

申命和仲宅朔方曰幽都不在朔易 都謂所聚也易謂歲改易於

常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定四時成歲以告時

又舜典曰咨四嶽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奮起也 有能起發

使宅百揆亮采惠疇亮信惠順也 使居百揆之官 兪曰伯

禹作司空禹入為天子司空 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

時懋哉稱禹前功以命之 惟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

帝曰兪汝往哉往宅百揆

又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王曰若昔

大猷順古道 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

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

商官倍亦克用又治湯禹建官二百亦能用今于小子祗勤
 于德夙夜不逮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敬信
 理陰陽少師少傅少保日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敬信
 之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敬信
 民也擾安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敬信
 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敬信
 時地利使農工商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敬信
 民以倡導九州牧伯為又曰俊乂在官俊德洽能之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僚工皆
 皆是言政無非撫于五辰庶績其疑言百官皆順五行
 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位非其人為空官言人代
 又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言

奉上帝德順下訓民不可官所私任非其人
 又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不加私昵爵罔及惡德惟其賢非賢
 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中令天下
 又周官曰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受職
 事再命受服受服三命受位列位於王臣也四
 命受器受祭器為五命賜則則法六命賜官此王六命之
 命受器受祭器為七命賜國出就侯八命作牧謂侯伯有功
 得自置其臣治家如諸侯也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伐五
 於諸侯專征代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伐五
 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
 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故有三公九卿二十七
 大夫八十一元士所與為天下者若此而已自公至元士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三
 三

夏時之官也

家語曰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揔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治官所司徒之官以成德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禮官成司馬之官以成聖政官所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刑官所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事官所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爲轡

東觀漢記曰更始所置官爵多群小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一命受卿受後漢書曰建武六年詔曰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官吏尚繁於是司隸州牧條奏并省有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漢舊儀曰古法雖聖猶試故設四科之辟一科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科曰學通行脩經中博士三科曰明曉法

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科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姦勇足以決斷才任三輔令皆試以其能然後官之

後魏書曰天興元年置八部大夫散騎常侍待詔等官其八部大夫於皇城四維而置一人以擬入坐謂之八國常侍侍直左右出入王命三年置仙人博士官典煮練百藥天錫元年八月初置六謁官准古六卿其秩五品屬官有大夫秩六品大夫屬官有元士秩七品元士屬官有署令長秩八品令長屬官有署丞秩九品又減五等之爵始分爲四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二號初帝欲法純質每於制定官號多不依周漢舊名或取諸身或取諸物或以民事皆擬遠古雲鳥之義諸曹走使謂之鳧鴨取飛之迅疾也以伺察候占官謂之白鷺亦取其延頸遠望也自餘之官義

畿服

京府置牧餘府州置都督都護太守

說苑曰應侯與賈子坐聞有鼓琴之聲應侯曰今之琴一何悲也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官卑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

仲長子昌言曰官之有級猶階之有等升階越等其步也亂亂登朝級敗禮傷法是以古人之初仕也雖有賢才皆以級次進焉賈生有言治國取人務在求能故裁國之無利器猶鑿以鈇刀而望其巧不亦踈乎

楊泉物理論曰吏者理也所以理萬機平百揆也武士宰民物猶使狼牧羊鷹養雛也是以人主務在審官擇人李重集雜奏議曰古之聖王建官垂制所以體國經治而功在簡易自帝王而下世有增損舜命九官周分六職秦

采古制漢仍秦舊倚丞相任九卿雖置五曹尚書令僕之職始於掌封奏以宣內外事任尚輕而郡守牧民之官重故漢宣稱所與為治唯良二千石其有殊效者輒璽書勅勵或賜爵進秩禮遇豐厚得為治大體所以遠蹤三代也及至東京雖漸優顯令僕出為郡守鍾離意黃香胡廣是也郡守入為三公虞延第五倫鮑昱是也自魏朝名守杜畿滿寵田預胡質等郡或二十年或秩中二千石假節猶不去郡或還不易方此亦古人苟善其事雖沒世不徙官之義也漢魏以來內官之貴於今最隆太始以前多以散官補臺郎亦徑補黃門中書郎而今皆數等而後至眾職率亦如此陵遲之俗未及篤尚之風未洽百事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能否無以著黜陟不得彰此為治之大弊也漢法官人不得真秩京房為魏郡太守以入百石居之

魏初用輕貧先亦試守不稱則繼以左遷然則儻才登進無能降退此則所謂有知必試而使人以器者也臣以爲今宜大併郡守等級使同古者明試守左遷之例官人之理盡則士必量能而受爵矣
相溫集略表曰今天下分崩喪亂殄瘁雖道隆中興而戶口彫寡近方漢時不當一郡之民民戶既少則勢不多而當必同古制百官備職實非大易隨時之宜且設官以理務務寡則官省官省以國治則職顯而人清故光武初興多所併省諸葛亮相蜀簡才併官此皆達治之成規今日之所先也宜從權制併官省職愚謂門下三省祕書著作通可減半古以九卿綜事不專尚書故重九棘也今事歸內臺則九卿爲虛設之位唯太常廷尉職不可闕其諸員外散官及軍府參佐職無所掌者皆併若車駕郊廟籍田

之屬凡諸大事於禮宜置者臨時權兼事訖則罷職既併則官少而才精職理則無害民而治道康矣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

職官部二

丞相上

尚書曰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

又君奭曰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則有伊尹格于皇天

又說命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說築傅巖之野

爰立作相置諸左右命之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

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

瞑眩厥疾弗瘳

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

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饒曰君獨不見雞乎雖

有五德君猶日瀹而食之者何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

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黍粱無此五德猶

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也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止
吾將書子之言也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
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用為相三
年燕政大治哀公喟然太息為之避寢

左傳曰仲虺居薛為湯左相

又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

國語曰季文子相宣公成公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
孫他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無衣帛馬不食粟人
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
其父兄之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乎且吾
聞之以德榮為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
囚之七日自此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

莠籩米也
稂童稂

史記曰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黃帝得蚩尤而明
天道得太常而察

地利得倉龍而辨東方得祝融而辨南方得
風后而辨西方得后土而辨北方謂之六相

又曰堯舉八凱倉舒饋散傳戴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
為八凱即垂益禹臯陶之倫也庭堅即臯

陶字使主后土官也以撥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成度

成亦舉八元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
平也舉八元仲熊叔豹季狸為八元也使布五教于四方

內平外成內諸夏謂之十六相亦曰十
外夷狄

又曰秦悼武王二年始置丞相官樛里疾甘茂為左右丞

相齊引文失夫以父或近不齊而為相

又曰鄭以子產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自不提挈童子

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

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

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又曰公儀休為魯相客有遺魚者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

故不受相日以嗜魚故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而魚誰復
給我魚不受食茹美拔其園葵而弃之見布好而出其家
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土工女安其所豈可害其貨乎
又曰石奢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避行縣道有殺人
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還自繫使人言之於王曰殺
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
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
不奉主法非忠也王赦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
受令自刎而死

又曰五穀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國中不
驅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穀大
夫死國中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
又曰秦莊襄王薨太子政立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

又曰二世既誅李斯乃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皆決
之
又曰趙高爲丞相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
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或
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
又曰韋丞相賢者魯人以讀書術爲吏至大鴻臚有相工
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相之至第二子名玄成相工曰
此子貴當封侯丞相曰我爲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
賢晉爲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
又曰魏相者濟陰人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令諸吏帶
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當入奏事乃借劍而敢入
又曰匡衡爲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代爲丞相封樂安
侯衡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合也

漢書曰陳平陽武人周勃沛人高帝即位以勃爲右丞相以平爲左丞相帝問勃曰一歲決獄錢穀出入幾何勃不知汙出浹背上問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誰曰決獄責廷尉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何事平曰臣主佐天子理陰陽調四時理萬物撫四夷上曰善於是出勃語平曰君獨不早教我乎
又曰蕭何沛人陳豨反上自將聞呂后用何計誅韓信拜何相國何病惠帝自臨視何疾因問君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曰帝得之矣臣雖死無恨矣
又曰曹參沛人聞蕭何薨告舍人趨治裝吾當入相使者果召參爲相擇郡國長史訥文辭謹厚者爲丞相史參日夜飲酒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

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
又曰蕭何拜相國益封五千戶卒五百人爲衛衆人皆賀邵平獨弔謂何曰禍自此始也何乃讓封悉以家財佐軍上喜
又曰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申屠嘉爲丞相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其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朝罷嘉爲檄召通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使吏令行斬之
却淳曰嘉諱其吏上度丞

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
又曰公孫弘穎川人武帝以弘爲丞相掌列侯唯弘無爵
詔封平津鄉侯六百五十戶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弘食一
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家無餘財
又曰公孫賀字子叔北地人引拜爲丞相不受印綬泣涕
曰臣本邊鄙鞍馬騎射不任宰相
又曰車千秋本姓田爲高寢郎訟太子寃日子弄父兵罪
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何罪哉臣嘗夢見白頭公教臣
言於是上召見千秋千秋體貌甚嚴帝說之曰高廟神靈
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相數月爲丞相封富民侯千秋
一言寤主旬月至宰相世未嘗有
又曰蔡義河內人詔求能爲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
義上疏曰臣行能無所比容貌不及衆而不弃人倫者竊

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願賜清閒之燕盡精思於前
上召見說詩悅之擢爲光祿大夫代楊敞爲丞相時年八
十餘短小無鬚眉貌類老嫗行步偃僂常兩吏扶乃能行
又曰邴吉爲丞相寬大好禮讓掾吏有罪輒予長休吉終
無所案驗客或謂吉侯爲漢相姦吏成其私吉曰夫以三
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公府不案吏自
吉始也吉馭吏嗜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茵上
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
何所容西曹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茵耳遂不去也
又曰王商字子威涿郡人爲丞相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
鴻大容貌過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
坐未央庭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
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也

又曰邴吉為丞相常出逢鬪者死傷橫道吉不問又逢人逐牛牛喘息吐舌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吏怪之吉曰人鬪殺傷長安令京兆尹所當禁吾備宰相不親小事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熱恐牛逆行此時氣失節三公典調陰陽職所憂也

又曰薛宣為丞相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相也

又曰韋賢字長孺為丞相年七十餘乞罷歸賜第丞相致仕自賢始也

又曰田蚡為丞相細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儒由是興

又曰大司空朱博奏曰帝王之道不必相襲高帝置御史大夫次丞相典政法度以職相參歷載二百天下安寧今

更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故事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敘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而為丞相非所以重國政也臣願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為百僚師哀帝從之

又曰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秦有左右丞相高帝更名相國蕭何曹參並為之哀帝更名大司徒

漢舊義曰丞相車兩黑轎騎者衣絳掾吏見禮如師白錄不拜朝示不臣也聽事閣曰黃閣無鍾鈿

又曰丞相有病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及瘳視事則賜以養牛上尊酒

如淳曰律稻米一斛得酒一斛為上尊粳米一斛得酒一斛為中尊粟米一斛得酒一斛為下尊顏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為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淳之異為上中下耳非必繫於米也

又曰丞相有病皇帝法駕親至問疾薨即移於第中賜棺

賻葬地葬曰公卿以下會送
又曰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
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追土
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若丞相不勝任
使者奉策書駕駱馬即時布衣步出府免為庶人若丞相
有他過使者奉策書駕騅馬即時步出府乘轎車牝馬
歸田里思過

應劭漢官儀曰丞相有疾御史大夫日一問起居百官亦
如之
漢雜事曰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不為禮汲黯為
主爵都尉見蚡未嘗拜揖之而已
後漢書曰李通自為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
優寵之令以公位歸第養疾

魏志曰曹公初平十三年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
夏六月以公為丞相

又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為大理遷相國文帝在東宮
賜繇五熟釜為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寔
幹心膺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僚師師楷茲度矩
蜀志曰諸葛亮率諸軍攻祁山魏明帝使張郃距亮亮使
馬謖督諸軍在前馬謖違亮節度為所破戮謖以謝眾上
疏自貶以右將軍行丞相事
吳志曰張昭字子布初孫權當置丞相眾議歸昭權曰方
今事職冗者貴重非所以優也後孫劭卒百寮復舉昭權
曰孤豈為子布愛乎顧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
怨咎將至非所以益之
又曰顧雍為丞相孫權常遣中書郎詣雍有所諮訪若合

雍意事可施行雍卽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爲設酒食如有不合雍卽正色改容嘿然不言無所施設卽退告權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意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此

又曰葛或爲右丞相王蕃喟或曰魚潛於淵出水吹沫何則物有本性不可橫處非分也或出自溪谷羊質虎皮虛受光赫之寵跨越三九之位犬馬猶能識養將何以報厚施乎或曰唐虞之朝無謬舉之才造父之門無駑蹇之質蕃上誣明選下訕植幹亦何傷於日月多見其不知量耳

又曰顧雍字元歎吳郡人也代孫劭爲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

又曰步騭字子山代陸遜爲丞相猶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生然門內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

又曰陸凱遷丞相孫皓性不好人視己群臣侍見睛莫敢迓凱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

晉書曰東海王越爲太博問王尼何以獨不拜尼數越事

事非宰相是以不拜

又曰山濤薨魏舒領司徒有頃卽真舒居位持重爲任職不顯人之矩咸推有宰相望祿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

齊書曰褚淵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盛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莫不延首自送之宋明帝常歎曰褚淵能遲行緩步便持此得宰相矣

又曰明帝顧命江祐兄弟及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

領軍蕭坦之更日帖勅時呼為六貴皆宰相也
齊職儀曰相國綠綬綬袞冕服湯以伊尹為宰相仲虺為
右相高宗得傳說立為相魏襄王以公孫衍為相邦趙孝
成王以廉頗為相國善谷山神也
不
又
重
晉
後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
不
又
重
晉
後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

職官部三

丞相下

唐書曰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
才而居任委實重詔勅如有不便皆須執論比來唯覺阿
旨順情遂無一言諫諍者豈是道理若惟署勅行文書而
已人誰不堪何須揀擇以相委付自今以後詔勅疑有不
穩必須執之
又曰來恒及弟濟相次知政事時以為榮初濟父護兒在
隋為猛將而恒濟俱以學行見稱時虞世南子昶既無才
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累居工作之司濟初升相位許
敬宗歎曰士之登庸不繫世業履道則為衣冠失緒則為
匹庶來護兒兒作宰相虞世南男作木匠忠賢文武固無

種也來類曰又曰杜景儉為相則天常以季秋內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諸宰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木再花雖周文德及行葦無以過也景儉獨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瀆之即為災又春秋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淩風秋無苦雨今已秋矣草木黃落而忽生此花瀆陰陽也臣慮陛下布教施令有虧禮典又臣等忝為宰臣助天理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於是再拜謝罪則天曰卿真宰相也

又曰武太后嘗召陸元方問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有大事即奏人聞碎務不敢以煩聖覽

又曰蘇味道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味道善敷奏多識臺閣故事然而前後居相位數載竟不能有所發明

但脂韋其間苟度取容而已故時人號為摸稜手以為口實

又曰宇文融既居相位欲以天下為己任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庶令海內無事矣於是薦宋璟為右丞相裴耀卿為戶部侍郎許景先為工部侍郎甚允朝廷之望

又曰牛仙客既居相位獨潔其身唯諾而已所有錫賚皆緘封不敢費之百司或有所諮決輒對曰但依令式即可若不依文非所知也

又曰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制宰相兼官者並兩給俸祿

又曰楊綰素以德行著聞質性貞廉車服儉朴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寬劔南西川節度使寧之弟家富於財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即日潛遣毀拆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座內

音樂減徹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以承恩每出入騶馭百
餘亦即日減損車馬唯留十騎而已其餘望風變奢從儉
者不可勝數其鎮俗移風若此
又曰肅宗時天下事殷而宰相不減三四貞更直掌事若
休沐各在筵有詔旨出入非大事不欲歷抵諸第肅宗許
令直事者一人假署同列之名以進遂爲故事

又曰李峴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臣不於政
事堂邀客時海內多務宰相元載等見中官宣傳恩詔至
中書者引之政事堂上仍置榻坐焉峴至叱左右去其榻
又曰柳渾與張延賞同在相位延賞怙權矜已而嫉渾守
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則重位可
久峴曰爲吾謝張相公柳渾頭可斷也言不可絕自是竟
爲延賞所擠尋除右散騎常侍罷知政事

又曰柳渾爲相而韓滉自浙西入覲朝廷委政待之至於
調兵食籠鹽鐵勾官吏贓罰鉏豪強兼并上委仗焉每奏
事或日盱他相充位而已公卿救過不能暇無敢枝梧者
滉於省中榜吏至死渾雖滉所引心惡其專政正色讓之
曰先相公猶察爲相不滿歲而罷今相公榜吏於省中至
死況省闈且非刑人之地相公奈何蹈前非行於今朝專
立威福豈尊主卑臣之義也滉感悟愧悔爲霽威焉
又曰李晟之在鳳翔也謂賓介曰魏徵能直言極諫致太
宗於堯舜之上真忠臣也僕所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對
曰此搢紳儒者之事非勲德所宜晟斂容曰行軍失言傳
稱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備位將相心有
不可忍而不言豈所謂有犯無隱知而不爲者耶是非在
人主所擇耳叔度慙而退故晟爲相每當上所顧問必極

言匪躬盡大臣之節性沉默未嘗泄於所親
又曰闔立本爲右相與左相姜恪對掌樞密恪既歷任將軍立功塞外立本惟善於圖畫非宰輔之器故時人以千字文爲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又曰皇甫鎛陰結權倖以求宰相崔羣累疏其奸邪嘗因對面論諱及天寶開元中事羣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玄宗用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李元紘杜暹則理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爲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奸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用人得失所繫非小詞意激切左右爲之感動鎛深銜之而憲宗終用鎛爲宰相
又曰李絳爲相同列李吉甫便僻善逢迎上意絳梗直多所規諫故與吉甫不協時議者以吉甫通於承瓘故絳九

惡之絳性剛許每與吉甫爭論人多直絳憲宗察絳忠正自立故絳論奏多所允從

又曰貞元九年詔宰相以旬秉筆決事初至德中宰相迭秉筆處斷每月一易及賈耽趙憬陸贄盧邁同平章政事百寮有所關白更相讓不言於是奏議請旬秉筆者出應之其後又請每日更秉其筆迭以應事皆從之

又曰李藩拜門下侍郎時王鏐領太原用錢千萬賂貴倖求兼相藩與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鏐可兼宰相宜卽擬來藩遂以筆塗兼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有以筆塗詔耶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奏事果寢

又曰韓弘入朝以宣武舊事人多流言其子公武以家財厚賂權幸及多言者班列之中悉受其遺餽而父子俱卒

孤孫幼小穆宗恐為廝養竊盜乃令中使至其家閱其宅簿以付家老而簿上具有納賂之所唯於牛僧孺官側朱書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即付訖穆宗按簿甚悅居無何議命相帝首可僧孺之名

又曰李程為相敬宗冲幼好治宮室畋遊無度欲於宮中營新殿程諫曰自古聖帝明王以慈儉化天下陛下在諒闇之中不宜興作願以瓦木迴奉園陵上忻然從之

又曰文宗問宰相曰天下何由太平卿等有意於此乎牛僧孺奏曰臣等待罪輔弼無能康濟然臣思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無淫虐下無怨讟私室無強家公議無壅滯雖未及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既退至中書謂同列曰吾輩為宰相天子責成如是安可久處茲地邪旬日間三上章請退不

許

又曰韋處厚為相時文宗勤於聽政然浮於決斷宰臣奏事得請往往中變處厚常獨論奏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用為宰相參議大政凡有奏請初蒙聽納尋易聖懷若出自宸衷耶示臣等不信若出於橫議臣等何名鼎司且裴度元勳宿德歷輔四朝孜孜竭誠人望所屬陛下固宜親重竇易直良厚忠事先朝陛下固當委信微臣才薄首蒙陛下擢用非出他門言既不從臣宜先退即趨下再拜陳乞上矍然曰何至此耶卿之志業朕素自知登庸作輔百職斯舉縱朕有所失安可遽辭以彰吾薄德處厚謝之而去出延英門復令召還謂曰凡卿所欲言並宜啓諭處厚因對彰善癉惡歸之法制凡數百言又言裴度勳高望重為人盡心切直宜久任可以壯國威帝皆聽納自是宰臣

敷奏人不敢橫議

又日文宗朝宰臣楊嗣復因對奏曰使府判官今人數猥多徒有糜費臣欲條疏上曰莫限及才人否嗣復曰有才人自別但澄去滓弊者菁華自出上曰蕭復爲相難言者必言貞元之名相也卿其志之

又曰宋申錫爲相尤以公廉爲己任四方問遺悉無受者既被罪爲有司驗劾多獲其四方受領所還問遺之狀朝野爲之歎息

又曰宋申錫以障王事申錫既被罪怡然不以爲意自中書歸私第止于外廳素服以俟命其妻出謂之曰公爲宰相人臣位極於此何負天子反乎申錫對曰吾自書生被厚恩擢相位不能鋤去奸亂反爲所羅網夫人祭申錫豈反者乎因相與泣下數行

又曰李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自淮南復相今德裕自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

又曰會昌元年中書奏請依姚壽故事宰臣每月修時政記送史館從之

又曰宣宗時魏謩爲相奏曰臣無夔契之才驟叨夔契之任將何以仰報鴻私今邊戍粗安海內寧息臣愚所切陛下未立東宮俾正人傳導以存副貳之重因泣下上感而聽之先是累朝人君不欲人言立儲貳若非人主已欲臣下不敢獻言宣宗春秋高嫡嗣未辨謩作相之日率先啓奏人士重之

又曰曹確與畢誠俱以儒術進用並居相位廉潔貞苦君子多之稱爲曹畢

又曰蕭遘與王鐸並居相位帝常召宰相鐸年高昇階足

跌踣勾陳中遘旁掖起帝目之喜曰輔弼之臣和予之幸也謂遘曰適見卿扶王鐸予喜卿善事長矣遘對曰臣扶王鐸不獨事長臣應舉歲鐸為主可以臣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遘謝之而退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

又曰會昌天寶中書鏡精治故御前事宰相日有錄又曰會昌天寶中書鏡精治故御前事宰相日有錄又曰會昌天寶中書鏡精治故御前事宰相日有錄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

職官部四

摠敘三師

太師

太傅

太保

摠敘三公

摠敘三師

六典曰三師訓導之官也蓋天子所師法大抵無所統職然非道德崇重則不居其位無其人則闕之尚書云成王黜殷滅淮夷歸豐作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孔安國曰師天子所師法傳傳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禮記云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其人語使能也六典云漢承秦制不置三公漢末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公師傅之官位在三公上後漢因之師傅尊號曰

上公置府僚魏晉江左皆然後魏太師太傅太保尊號曰三師後周又為三公隋氏又為三師

毛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

毗俾民不迷箋云毗輔也言尹氏居太師之官持國政之平維制四方

又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

大戴禮曰天子不論於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

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閑威儀

之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是其屬太師之任也

逸禮曰太公為太師周公為太傅召公為太保

史記曰周文王得呂尚於磻溪以為師謂之太公武王嗣

位號曰師尚父成王即政尊為太師

漢書音義曰師訓也六

應劭漢官儀曰孝平皇帝元始元年太后詔曰太師光今

年老有疾俊又大臣惟國之重書曰無遺老成國之將與

尊師重傅其令太師無朝十日一賜餐賜以靈壽杖黃門

令為太師於省中施坐置几太師入省用杖焉

續漢書曰趙典篤學博聞宜備國師即太師也

獻帝春秋曰董卓自號太師御史中丞以下皆拜皇甫嵩

與卓爭權後嵩為中丞見卓拜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

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鸞雀不知耳嵩曰

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但公今日變為鳳皇卓笑曰卿早服

何得不拜

晉書載記曰蜀李壽以安車束帛聘龔牡為太師牡固辭

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

宋書曰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訓護人主導以德義天子

加拜待以不臣之禮非人則闕矣漢制保傅在三公上號曰上公自後常然

隋書曰高祖受禪李穆來朝高祖降座禮之拜太師贊拜不名真食成安縣三千戶於是穆子孫雖在襁褓拜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穆之貴盛當時無比唐書曰太宗降手詔曰朕觀前代明王聖王曷常無師傅哉況朕鍾百王之末智不周物其無師傅何以匡朕之不逮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宜依古道置三師位也通典曰太師古官殷紂時箕子周武王時太公成王時周公並爲太師周公薨畢公代之秦及漢初並無至平帝元始元年初置以孔光居焉金印紫綬位在太傅上

太傅

大戴禮曰傅傅之德義也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人

無禮於大臣不中於折獄不哀於喪不勸於祭不信於諸侯不議於戎事不厚於德不强於行不從太師之言凡是之屬太傅之任也

漢書曰王莽權日盛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小宜師傅領宿衛明年徙爲太師莽爲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漢書音義曰傅覆也

東觀漢記曰詔云行太尉事趙熹三葉在位爲國元老其以熹爲太傅

又曰胡廣爲太傅總錄尚書事時年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簪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又曰卓茂字子康世祖卽位求茂謁見年七十餘拜太傅

封宣德侯賜几杖

又曰鄧禹字仲華以元功拜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

後漢書曰張禹遷為太傅鄧太后以殤帝初育也育生欲令

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太官朝夕進食

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

續漢書曰太傅掌以善道無常職每帝即位輒置一人錄

尚書事薨輒省之

華嶠後漢書曰鄧彪字智伯為太傅賜爵關內侯百官摠

己以聽於彪恩寵之異莫與為比焉

應劭漢官儀曰太傅古官也周成王時康叔為之高后元

年初用王陵金印紫綬

又曰和帝冊故太尉鄧彪曰元功之族三讓弥高今以彪

為太傅

魏志曰鍾繇遷太傅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
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昇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
疾遂以為故事

晉書曰何曾為太傅乞遜位詔會朝劔履乘輿上殿如漢
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傅鍾繇故事

宋書曰晉宣帝為魏太傅誅曹爽後置左右長史掾屬舍
人各十人專既非常加又領兵非准例也

齊職儀曰太傅品秩冠服同太宰成王即位周公為太傅
遷太師秦無其職漢惠帝崩呂后以丞相王陵為少帝太
傅位在三公上

後魏書淮陽王欣大統中為太傅文帝謂欣曰王三為太
傅再為太師自古人臣未聞此例欣遜謝而已

北齊書曰高歸彥作亂翼州詔段韶與東安王婁叡率眾

討平之遷太傅賜女樂十人并歸彥果園一千畝
後周書曰王盟為太傅盟姿度弘雅仁而汎愛雖位居師
傅禮冠群后而謙恭自處未嘗以勢位驕人魏文帝甚尊
重之

賈誼新書曰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鮪大何魚反

而公弗予文王曰發嗜鮪魚何為弗予太公曰禮鮪魚不

登乎俎豆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語林曰太傅府有三才裴邈清才潘陽仲大才劉慶孫長

才

曹植輔臣論曰蓋精微聽察理析毫分規矩可則阿保不

傾群言系于口而研覈是非典詰揔乎心而唯所用之者

鍾太傅也

王廙之保傅箴曰保傅之賢明宗國用寧輔弼之不忠禍

及于躬無曰父子無閒昔有潘崇無曰至親無二或容江

充

周禮曰保氏掌諫王惡諫者以禮義正之也

夫戴禮曰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

律進退升降不以禮俯仰周旋無節凡此之屬太保之任

也

尚書大傳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日乙

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召召公先周公視

也

應劭漢官曰太保古官也保養也

晉書曰王祥字休徵泰始元年拜太保三年御史中丞侯

史光上言祥久以疾病闕廢朝會應免官詔曰太保耆艾

元老高行清粹朕所毗倚以隆道弘治者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其寢光奏三平晉起居注曰太保衛瓘明允篤誠有匪躬之志其給千兵騎百人

齊職儀殷太甲時伊尹爲太保周成王時召公爲太保崔鴻十六國春秋蜀李雄錄曰雄異母兄始字伯敬爲太保善撫士衆衆多歸之時人爲之語曰欲養老屬太保呂氏春秋曰荆文王得如黃之狗宛路之贈以田於雲夢三月不反得丹陽之姬昔年不聽朝保申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今王替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答王伏臣將答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而齒於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答保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答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先王王曰勸諾引席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

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若再謂曰王起王乃變更召保申殺如黃之狗折宛路之贈放丹陽之姬兼國三十九保申之力也

太宰

周禮天官上曰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統百官以和邦國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又曰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兩耦合之言繫者以維持其情性使不離散也尚書伊訓曰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湯有功德之祖故稱焉王即太甲也

又曰冢宰統百官均四海

家語曰官屬不治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飭謂整攝

晉書曰武帝時何曾屢上書遜位詔以司徒所掌煩務不可以久勞耆艾其進位太宰朝會乘輿劍履上殿如漢蕭何魏鍾繇故事

又曰何曾為太宰年老禮優每召見勅以常所飲食服物自隨令二子侍從

又曰太宰兼與王導同受顧命輔成帝時帝幼沖詔姜佺安平獻王孚故事設牀帳於殿上帝親迎拜

又曰安帝以太宰瑯琊王德文不宜嬰拂事務以紆論道之重可袞冕之服綠盞綬羽葆鼓吹盞音辰盞綠也以綠為質又曰盞草名也

出瑯琊平昌縣似艾可涑綬因以為綬名也

晉公卿禮秩曰安平王孚朗陵公何曾汝南王亮皆為太宰

齊職儀曰太宰品第一金章紫綬佩山玄玉堯命羲和使主陰陽之職羲伯司天即天官也后稷服事虞夏敬授民

時尊稷為天官夏衰稷後不窺失官由是廢稷躬以其官為冢宰周公在鄆為太宰邵公又居之秦漢魏無其職晉

武以從祖安平王孚為太宰安平薨省咸寧四年又置或謂本太師之職避景皇諱改為太宰或謂太宰之卿位晉武依周

置職以尊安平非避諱也元興中恭帝為太宰相立都督中外博士徐豁議太宰非武官不應都督遂從豁議

後周書曰文帝依周禮建六官遂置天官大冢宰卿一人掌邦理以建邦之六典佐皇帝理邦國

通典曰太宰於殷為六太於周為六卿亦曰冢宰周武王

時周公始居之掌建邦之理秦漢魏並不置晉初依周禮備三公三公之職太師居首景帝名師故置太宰以代之而以安平獻王孚居焉

仲長統昌言曰冢宰堯官也尚書曰冢宰掌邦治魏溫子昇為上黨王穆讓太宰表曰臣聞策蹇長途終慙一日之致懸縷層臺難任千鈞之重固知才弱不可自強力微難以企及智小謀大恐貽折足之憂才輕任重懼有絕贖之悔既慮鑠金固陳匪石

摠敘三公

六典曰三公論道之官也蓋以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故不以一職名其官

尚書曰惟茲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

周禮曰三槐三公位焉

公羊曰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

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為三台九卿為北斗三公象三嶽九卿法河海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法谷阜

台為帝佐以匡綱紀

史記曰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漢初因秦置丞相而弘為之則丞相為三公矣

漢書曰六符孟康曰秦階三台也凡六星也六符星之符驗也

晉書曰文帝為晉王何曾與高柔鄭沖俱為三公將入見曾獨致拜盡敬二人猶揖而已

晉官品令曰三公綠綬綬也綬音辰

宋志曰三公黃閣前史無其義按禮記士鞮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玄注云士賤與君同不嫌也夫朱門洞啓當陽之正色也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

謙不敢斥天子宜是漢來制也韓音
 通典曰隋置太尉司徒司空以為三公參議國之大事依
 北齊置府寮無其人則闕祭祀則太尉亞獻司徒奉俎司
 空行掃除其位多曠行事則攝

天文錄曰三台星一名三能一名天柱三公之位也在人

曰三公在天曰三台會典曰三公在天曰三台

陶氏職官要錄曰三台擬三公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

配中台五聖配下台三台矣

韓子曰背私曰公三象鼎足數三法三光韓子曰背私曰公三象鼎足數三法三光

傅子曰三公者佐天子理陰陽傅子曰三公者佐天子理陰陽

環濟要略曰三公者象鼎三足共承其上也環濟要略曰三公者象鼎三足共承其上也

說苑曰三公正天下調陰陽節風雨說苑曰三公正天下調陰陽節風雨

古今通語曰異官同爵其位別職興仁隆化幽贊神明者

謂之太尉和五教理人倫使風行俗平萬國咸寧者謂之
 司徒使國無枉理法錯刑清事均民聚者謂之司空若仁
 義之路開和平之氣通則五星順行庶績咸熙

李固奏記曰湯問伊尹公卿大夫其相何如伊尹對曰三

公智通大道應變不窮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

風雨非大罪不遜位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

